

綠叢輯之三

沒有結局的故事

王維鎬 韓罕明 著

自強出版社印行

故事的結局有沒

行印社版出強自

新編叢書之三

沒有結局的故事

著者 王維縉

發行者 自強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二二〇號附十一號

特約經售者

成都 東方書店
桂林 新光書店

渝〇〇〇一——二五〇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目次

讀「沒有結局的故事」……………茅盾（一）

沒有結局的故事……………王維錦（三）

小城風月……………韓平明（七九）

「小城風月」讀後……………以蘊（二六一）

讀「沒有結局的故事」

茅盾

作爲人間萬物的一個「特異」的鏡頭來看，或者，作爲冷雨淅瀝的秋夜聽一個靈魂上負荷風傷的孤獨者的喃喃自語來看，又或者，作爲大風暴剛過去，萬籟忽靜，唯有階前老樹上水珠搭搭的往下滴，而無端惹起人迴憶遠氣來看，我要說這「沒有結局的故事」是美的。

如果不去尋根究底，這回那個「我」到底抱着個怎樣的平生觀？如果不用理智的刀去解剖那個「我」的百無聊賴的心情，忽冷忽熱的性格，如果只把牠作爲一個性格的標本，在某種社會環境中，代表一種多麼而又無可奈何，表面上冷嘲狂罵的如蠶粉呀蛛網與理智的矛盾交錯在行爲上的泡沫，那麼，我又要說這一個「我」的身世遭遇及其所以成爲那樣的一個人，終不但引起同情，而且是深思，終不但是一面鏡子，讓人家從牠裏照見了自己，而且也是一記驚醒棒喝，使人愾然覺悟到孤傲不羈於剛毅，不修邊幅和胸襟闊大亦有別，情緒也不一定窮盡光，而有病呻吟也並不是怎樣可以自痛的。

沒有結局的故事

王維錦

一

我頭痛，看完報紙以後。我在那破舊的沙發上閉着眼睛坐了一會兒，然後便戴上帽子，拿著手杖，出門了。

我一心要到陳百壽那裏去談談。他住在大橋附近的一條死胡同裏，距離我這裏有五六里。但是我不管，我一定要去，就是五六十里我也要去的，我不敢想像，一旦不去他那裏，會落到什麼地步。他是一個沒有什麼地位的律師。但是他是個好人。他底太太也是個好人。他們底孩子也都不壞，不像有些孩子那樣討厭。我和陳百壽是老朋友，倒不假，可是并不要像人們所說的，是同鄉。我們底交情是不可思議的。當我們八九歲的時候——我們的年紀相彷彿——曾經在外省一個縣城裏作過鄰居。我們相熟了。後來雖然人事發生了若干變遷，可是總有偶然的機會把我們拉在一起，好像有神在主持這回事似的。到

今天我們是成了老朋友了。

我繞過了兩條街，轉了幾個彎，又走了一條很長的大街。我走的很快，手扶扶着一定的節拍敲着地面。我沒有注意街上的一切。當我接近百壽底門鈴的時候，我忽然慌極了。這又是吃晚飯的時候呵！我在這裏吃了一百次晚飯了，即使是老朋友，沒有關係，也不大好意思！我聽見他們沒有聽見那門鈴底響聲，我要離開，到小飯館去吃點什麼再回來。但是那該詛咒的門鈴叫得那末響，立刻便有人出來了，并且這人不是女僕艾嬌，這是百壽本人，步法很大，穿的是皮鞋。如果是艾嬌呢，或者比較好些。其實也是一樣。你瞧了。

陳百壽毫末猶豫，一下子把門開了。他會心地笑着說：

「原來是你呀！進來罷。」

我躊躇了一下。我想說暫且不進去，等到剛能轉一圓再回來。但是我底嘴祇是抖動，沒有發生聲音。陳百壽一點沒有給我作什麼動作的時間，早把我拉進門了。等他關好門，我們都向前走了幾步，他坐在我底前頭。

「你們吃過晚飯了嗎？」我不安地問。

王燕

騰騰上神氣十足地站了起來。我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手杖。我們互相望着。陳百壽發着嘹亮的聲音，指着我說：

「這位是于先生，漫畫家……」他又指着那一位，「這是孔霖先生。」

「我們熟阿！」那位忽然變了一種神氣說。

「阿。」我也應了一聲。

我昏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草草點了點頭，便轉過去找地方放我的帽子和手杖。結果是陳百壽把鞭們接去，掛在衣架上。我們真是相熟的。這位孔霖先生是本城的一個富紳士，每月可以收入幾萬元的房租。據說他曾經在德國留學五年，研究機械。但是在我底眼裏他祇是個不顧情面的財主，一個不講分毫的房東。四年前，我曾經住過他底房子，最後因為我欠了一個月的房租，他親自來趕我走。他罵了我許許多多難聽的話，又找了巡警來。我當夜搬走了。一切都清清楚楚，就和昨天的事情一樣，我們怎末不相熟？但是我太難爲情了！我手足失措，抬不起眼睛。我又怕人發見這一切狼狽情形。該死！一時我不知怎地竟想到了我底邊幅不修的面孔，我底應剪未剪的頭髮；我底破皮鞋，我底舊呢西裝褲子，我底骯髒的藍布長袍。而且越想越覺得狼狽。

「唔，你們早就熟？是怎樣熟的？」陳百壽很覺奇怪，望望我，望望他。

「那是，于先生從前住過我底房子。不過那時于先生還不會……」孔繁先生支吾地說，拉了拉他裏面幾前襟。

我對他這話並沒有表示，但是我却大胆地看了他一眼。他也是非常難堪；但是因為他底傑作的工夫很高，表面上還不大顯露，可不知道陳百壽是不是已經看出了。他接着又說了一番話，也像是和我說的，也像是和陳百壽說的。我還是沒有作什麼表示。我想到別的房间去接孩子們玩一玩，以脫開這個難堪的局面。陳百壽要到廚房去看一下。我就隨着他出來了。

我在他們臥房門口聽見了大令和美鈴。大令是個七歲的男孩子，笑鈴是個五歲的女孩子，他們都長得很壯，很活潑，但不吵鬧。他們永遠歡迎我，熱誠地歡迎我，往往我辭去的時候他們便來拉着我底衣襟留我。當他們發見我走來，和往常一樣，立刻很快地圍了上來。我一手牽着大令底手，一手牽着笑鈴底手。我感到他們底小手底柔軟和溫熱。

「你再講一個故事聽，好嗎？」大令仰望着我說。

「我要聽故事，于伯伯，講一個！」笑鈴也懇求。她底眼睛又黑又大又靈活，閃着

滔滔不絕地講話，多半是因爲孔傑先生所委託的法律條件的。孔傑先生漸漸地平靜了，而尤其奇怪的是，即便和陳百壽說話也必須藉着我。在亮紫的燈光下，他底黑高的臉，簡直是油光光的。但是他底聲音卻開尖，和陳百壽底聲音正相反。

天呵！我多麼不能故作，多麼不能應付，像人們那樣。我沒有去注意他們都說了什麼，祇低頭吃喝，祇從眼前的碟子裏拈一點菜吃。鮑太太一味地勸我多吃，吃這樣，吃那樣。她說客氣是最不好的記識，況且又不是在生地方。她底清亮的话聲，和溫柔的眼神，和款舉的態度都使我感動。但是我沒有回答她；我不過微微笑了笑就是了。唉，這裏十分不自在呵，連我自己都感到！簡直像被修我底朋友，環圍着他始終沒有和我交過一言，也不會看我一眼，好像這裏上沒有我一般。我簡直這樣，我簡直和大家都不理我，讓我下不了檯地吃着。

「媽！您怎麼在門口把您推開了一幕。」

蘇茜在門口，問道：「誰呀？」她一手裏拿一個籃子，小帳，她的臉孔開始在我尋找，她看着我，然後，她生氣的小帳向我有聲地搖了搖。她生氣了！

「好難弄乾，不如燒！」陳太太說。

笑聲蓋了，可是又笑着把小碟向我搖了搖。

我忍不住這孩子感動人的情調，立刻過去把小碟接來，帶她歸了一點茶放在她面前走了。她高興地笑着，隨後便來了艾媽的吵鬧，顯然是在責備笑爺：

「羞阿！羞阿！要茶吃，不怕客人笑話！」

「于伯伯……」這是笑爺底聲音，聽來是撒着嘴說的。

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吃飽了沒有。我最先離開了餐桌，在一張單人凳上坐了。我底頭昏昏沉沉的，心裏沮喪萬分，幾乎不能支持。陳太太和我說話，我以極簡短的話句應對着。艾媽給我送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我端起一口一口地喝着。熱茶令人感到舒服。

他們仍然在吃，請。孔豫先生不斷地向陳百壽提出問題，深怕有人侵佔他底財產。大概他最近上了什麼當。天下窮鬼太多，像這樣少數的富翁當然是不得安。反正除他自己而外一概都是弱盜。

我起來告辭，一邊過去拿我底帽子和手杖。陳百壽夫婦知道我底脾氣，沒有強留我。孔豫先生站起來望着我笑，意思是說何必急，等一會兒一同走罷。我也拿出最後的積

力勉強望他一笑，然後便往外走。陳百壽送我到門口，在黑暗中半半隱隱地和我低聲說：

「這位先生，唉，業務的關係，沒有辦法！想不到你也認識他。但是你不高興他罷？」

「對了，我不願意在這個世界上再看見他！」

爲什麼呢？可以告訴我嗎？」

「可以。四年前，……」

我三言兩語把那段往事說給聽了，他抱怨地說：

「鬼又把你們拉了個對頭！」接着他又改換了一個口氣：「你有事嗎？」

「沒有。」

「你是不舒服嗎？」

「祇是有點頭痛，沒有關係。」

「你這個人，就是！」陳百壽又抱怨我了，他是這樣，即使我有病，他也必想替我操

的。同時他掏出了幾張鈔票，強迫借給我，默默地向我手裏塞。……

「不不不，你以為我沒有飯吃了？你餓了！」我無論如何不接受，開始跑走。

「我知道，但是我要借給你。你怎能不拿？」他追趕我，忿然地說：「這是什麼事情呢？」

「我知道他又罵我了，如果我一定不接受的話。我接過來，一聲不響地走了。」

「我全身無力，兩腿沉重，走起路來很吃力。這已算是初冬的天氣，尤其是在夜裏，感到身上的穿戴太單薄。我打了幾個寒顫。他們住的這條死胡同裏黑暗非常，當我走到胡同口回頭望，除了陳百壽底窗戶是亮的面外，連一星火亮都沒有。此後我便轉入一條小街，在夜色裏那些小街格外冷落，店鋪十之六七關了門，行人寥寥，遠遠才有一盞懸在路燈，和那幾條熱鬧的大街比較起來，這又是一個世界。漸漸我底心緒好了一些。我開始思想這天晚上的遭遇，懊悔我不該在吃晚飯的時候來陳百壽家。我這個入就是這樣，所以永遠不能成爲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物！」

「老子！」是一個模糊的聲音。

這時候我正要轉入大街，我回頭望了望，並沒有什麼人。我疑心是弄錯了，繼續前進。但是走了不到十步，又是一聲，并且這回就近在耳邊，特別低啞：

「四」老子！」「……」

「我」轉頭，腿前便是一張瘦骨嶙峋的臉。那雙，看到人的光的眼睛直直地盯我。這是我底老同學王元甫。他頭髮比我底長。他穿了一件灰布短衫，一條剛剛過膝的褲子，赤着腳，拖了一雙破鞋，彎着腰，雙手扶膝。記得半年以前看見他的時候，他還穿多麼整齊，滿嘴是這個計劃那個計劃，雖然那時他已經落魄了。我多末驚訝，果應了半天才說了：

「王元甫，你怎麼這個樣子！」——我底。

他不「答」別說了——命運！——

「自」什麼？什麼命運？怕死活活！」

「自」唉！沒有的事！環境，社會！」他握了握拳。

「自」不承認就是子虛。」——我底。

眼。他的確有那個困憊的嗜好。但是他永遠不肯承認，無論如何不肯承認。半年，那一本雜誌，是在一個小報館裏。我曾經問過他，他談了許多底話，說了許多底證明，公認他沒有，最後甚至至痛地笑着，說……